

拉法耶特和美國獨立戰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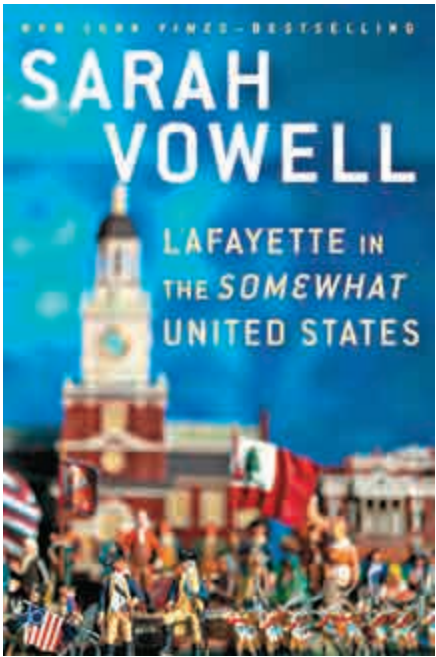
純上



一八二四年八月十六日，法國貴族拉法耶特侯爵飄洋過海，重返紐約，那時離他參加美國獨立戰爭已過去了三十年。八萬紐約客，也就是全市三分之二的人口，聚集到港口歡迎他。之後一年內，他訪問了當時美國所有的二十四州，每到一處萬人空巷，群眾夾道歡迎。一九三四年，他逝世一百周年之際，國會兩黨又罕見地達成一致，通過決議，和總統羅斯福一起讚揚他為「美國的朋友、華盛頓總統的朋友、自由之友」。即便是現在，在美國各地也隨處都能發現以他命名的地名。

美國人為什麼對拉法耶特青睞有加？自封「兼職歷史學家」的美國暢銷書作家福威爾（Sarah Vowell）在《拉法耶特在多少多少統一了的美國》（Lafayette in the Somewhat United States）中評價說，這是因為他屬於美國獨立戰爭一代，曾是「國父」華盛頓、傑佛遜等人的好友，但既不屬於北方，也不屬於南方，非共和黨，也非民主黨。在國父一代凋零殆盡，總統競選爭議巨大，南北各州對黑奴制度爭論不休的歷史時刻，他成為獨立戰爭光輝歷史的活豐碑，讓美國人得以緬懷前輩的犧牲，自誇立國的理念。

福威爾擅長在一本正經的正史之外找



▲美國暢銷書作家福威爾（Sarah Vowell）及其作品《Lafayette in the Somewhat United States》資料圖片

到被傳統歷史學家忽略不計的笑點。她將參加獨立戰爭時才十九歲的拉法耶特描述為「渴求榮譽，憎恨英國」，少不更事的貴族小青年。他被任命為北美殖民軍將軍時並無一兵一卒，而且第一次戰鬥就小腿受傷。為突出拉法耶特重訪美國大受歡迎的盛況，她又作了這樣的比較：一九六四年「披頭士」到紐約，當時人口七百萬的國際大都市只有四千人來迎接這個聞名世界的英國搖滾樂隊。她也讓美國的國父們走下神壇，展示了他們的人性弱點：嫉妒，易怒，小肚雞腸等。她甚至猜測他們在黑奴制度上的嚴重分歧不是因為政見有多不同，而要歸因於當年新成立的大陸議會成員被英國軍隊追捕，狼狽逃出費城，被迫在約克小鎮同宿幾夜，同伴的深夜呼嚕讓他們刻骨銘心。

不過，作者的搞笑「畫外音」並不意味著她理解歷史的嚴肅性。她曝光法國國王路易十六支持美國獨立戰爭，為殖民軍提供慷慨的經濟資助，卻忽略了國內飢寒交迫的憤怒民衆，乃至若干年後在法國大革命中丟了腦袋。拉法耶特也不是完人。他拋妻別子，不顧家庭來到美洲大陸，盛讚所到之處，美國人如何淳樸友好，福威爾點評：「只有白種人才會那麼評價」，暗指美國社會一直存在的種族、性別不平等。

無論專業還是業餘，以古喻今、借古諷今大概是所有歷史學家都免不了的習慣。福威爾描述在獨立戰爭的曼穆士（Mannouth）戰役中，華盛頓痛罵怯懦的李將軍（Charles Lee），把他趕到軍隊後方。她起初疑惑為什麼現在的「李子關」（Fort Lee）會以懦夫之名命名，之後恍然大悟：原來這是新澤西共和黨州長克里斯蒂利用職權，讓手下製造橋樑擁堵，藉以報復某民主黨市長的地方。正如當年李將軍在李子關臉面掃地，克里斯蒂的聲譽也因之一落千丈，從領先共和黨內的總統競選落魄到被振出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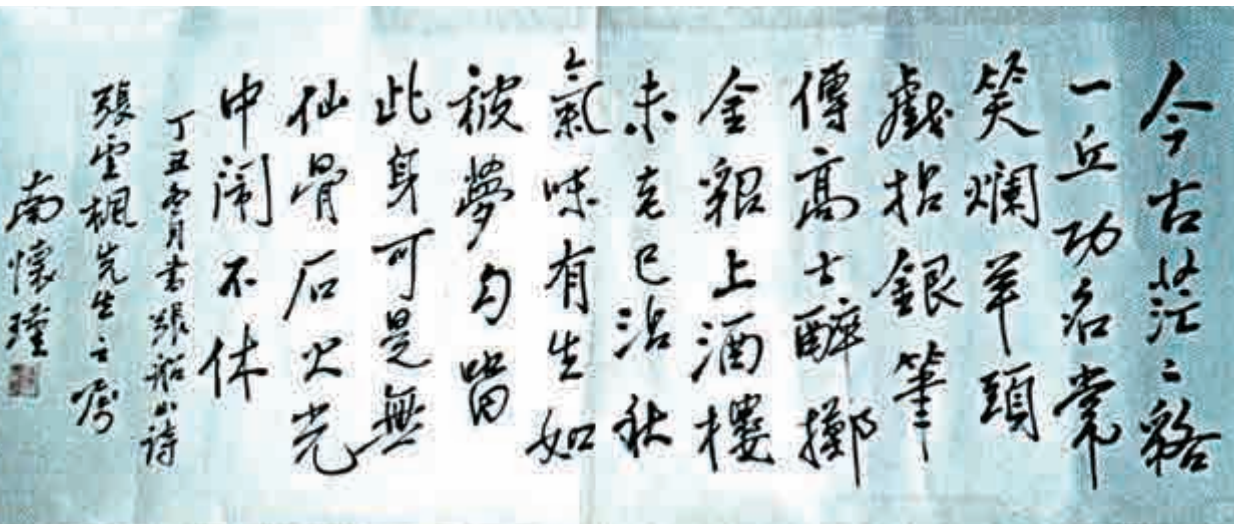
更發人深省的是，書中談到二〇一三年國會中的「茶黨」極右分子以政府財政預算為要挾，希望通過迫使政府停工來實行自己的主張。作者點評：正如十九世紀法國人空有革命激情卻缺乏自治經驗，造成血腥鎮壓氾濫，美國國會中的新人毫無談判、妥協的經驗卻意氣風發要辦大事，失敗早就注定。

特朗普政府上台百餘日，從蔑視專家，亂發政令，舉步維艱，發展到吸取教訓，諮詢專家，學會妥協。歷史與現實有時驚人地相似。



因為過往當記者的緣故，結識各方人士不少，只是退休多年，歲月洗刷，對很多人都淡忘了，唯獨對集學者、名士、高人於一身的南懷瑾老師印象深刻。他脫俗的言談，清曠的身影，至今還歷歷在目。四年前，他以九十五歲的高齡駕鶴西去時，曾想過寫篇懷念他的文章，但鑑於他遺言喪事從簡，不事張揚，因此沒有寫成。不過此心不忘，拜本會（香港資深傳媒人員聯誼會）文集再版，幫了我卻此一心願。

我與南老結緣的起因，主要是他有兩個弟子與我稔熟，這兩人一是劉方安，一是王大兆，劉是新華社香港分社（中聯辦前身）原宣傳部副部長。他不特引薦我謁見南老，還為我向他討了一幅墨寶，後來又安排在《文匯報》上刊載南老的《大學講錄》。王大兆是《文匯



▲南懷瑾老先生書法 香港資深傳媒人員聯誼會資料圖片

馬蒂斯「尼斯時期」的音樂主題

王加



在上月汐留松下中心博物館的《馬蒂斯與喬治·魯奧——五十年的友誼》特展中（特展現已移至大阪阿倍野Harukas美術館），一幅亨利·馬蒂斯（Henri Matisse）創作於一九二三年的《室內：兩位音樂家》使我流連忘返。在大紅色帶有拱形門廊裝飾花紋的布景前，兩位優雅的女子端坐着，身着棕黃色長裙的女子懷抱給他，另一位身穿藍綠色花裙的則手捧樂譜。二人時髦的髮型，頭頂的配飾和脖頸的精美項鍊，以及畫中圓桌上考究的桌布，花瓶和茶點顯示出二人精緻的生活品味和社會地位。站在畫前細細品味這幅標誌性的馬蒂斯作品，依稀令我想起不久前在網上看到的另一幅題材相似的畫作。

二〇一六年二月三日，蘇富比倫敦的「印象派與現代藝術」夜場拍賣上，一幅馬蒂斯於一九二三年繪製的《鋼琴課》重磅現身。畫中鮮艷卻不艷俗的色彩通過傳授鋼琴這個動態紀實向觀者傳遞出一份別樣的靜謐。最終，《鋼琴課》以一千零七十八萬九千英鎊的天價成交。事隔一年，當我被《室內：兩位音樂家》所深深打動的同時，再次翻看之前收藏的《鋼琴課》資料比較，竟意外地發現二者的諸多相似之處。

都是音樂題材、繪畫風格相同，甚至連兩幅作品的室內裝潢都完全一致。事實上，當我出於對《室內：兩位音樂家》和《鋼琴課》的興趣在網上順藤摸瓜地研究時，還找到了另外三幅均創作於一九二四年，題材和畫風相同的作品：收藏於美國華盛頓國家藝術館的《鋼琴家與棋手》，德國波恩藝術博物館的《鋼琴家與靜物》以及法國尼斯馬蒂斯故居博物館館藏的《小鋼琴家》。由於這五幅作品如今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館美術館或私人藏家手中，唯有在電腦上能把這五張畫奢侈地一字排開陳列欣賞。仔細端詳，我笑了。這五幅音樂主題作品就是馬蒂斯在同一房間中完成的。

畫中的房間是馬蒂斯位於尼斯城中查爾斯·菲力克斯大街一號三層集公寓和工作室於一身的居所。一九一七年，為了躲避戰亂，馬蒂斯來到法國黃金海岸美麗的尼斯城定居，並於一九二一年搬進了這套建於十八世紀，能夠縱覽市中心和絕佳海景的住宅。在此居住的約十年光景中，馬蒂斯在尼斯富足的文化薰陶下建立起了自己獨特的繪畫語言，這段時間被稱為馬蒂斯創作的「尼斯時期」（一九一七——一九三〇年）。我曾於七年前盛夏遊歷尼斯城，並曾前往馬蒂斯博物館參觀。不得不說，在親身感受尼斯享有盛名的「陽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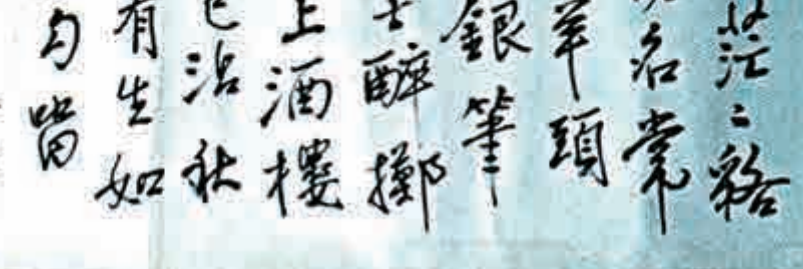
沙灘，美女」之後，理解馬蒂斯在那個時期的藝術變得容易了許多。馬蒂斯的恩師莫羅曾預言「他會成為一位將簡約畫法帶入這個世界的藝術家」，並告知他的生徒：「色彩的運用需要結合思考，夢想和想像」。時至今日，我們不得不感慨莫羅的慧眼識珠，也要折服於馬蒂斯絕佳的藝術領悟力。顯然，在離開巴黎來到尼斯之後，居住環境的變更影響了他的心情和創作題材，沐浴在位於蔚藍海岸的陽光下，在尼斯的十餘年間馬蒂斯的畫風變得愜意柔美，逐漸走出了在巴黎和老師古斯塔夫·莫羅求學時濃郁厚重的風格，回歸到了他所擅長的明快色調。相比較他早期相對荒唐的，極富衝擊力的創作，「尼斯時光」的作品總體上看顯得很放鬆，也更受觀者的喜愛。除了在很多作品中描繪窗外的沙灘海景之外，馬蒂斯還對刻畫極富裝飾性的室內空間情有獨鍾。無論是《室內：兩位音樂家》還是《鋼琴課》，都將他所擅長的活力四射的明艷色彩，圖案豐富的裝飾牆面，地毯和服飾面料通過他所居住的具有地中海風情的工作室相結合，堪稱是馬蒂斯在「尼斯時期」的代表作，並毫無疑問成為了他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最具辨識度的繪畫風格。

在「尼斯時期」中，馬蒂斯創作了一系列表現其工作室室內場景，並且充斥着音樂元素的作品，甚至用樂器作為畫面的裝飾元素供模特使用。除了《鋼琴課》、《鋼琴家與棋手》、《鋼琴家與靜物》和《小鋼琴家》中共同的彈奏鋼琴主題之外，《室內：兩位音樂家》中手捧他的女子和她身旁捧樂譜的友人，以及《鋼琴家與棋手》中在衣櫃上貼着的小提琴海報，都凸顯了馬蒂斯本人對音樂元素的情有獨鍾。或許很多人都不清楚，馬蒂斯本人

也會演奏小提琴，他學琴的初衷甚至出於一個旁人想像不到的原因：「在一九一八年的尼斯，我開始很認真地學習小提琴，因為我害怕有一天我的視力退化然後不能繼續畫畫了。」小提琴的學習使得他能進一步讀懂音樂的內涵，也使他發現了音樂中嚴格的方法與精確的技巧和他的繪畫創作不謀而合。對馬蒂斯來說，音樂家演奏時的動態與雕塑家和繪圖師所從事的具有相似之處。「鑿刻，就像小提琴的運弓，和操作者的敏銳度有着直接的關係」。正所謂「音畫相通」，馬蒂斯這些在「尼斯時期」的音樂主題創作，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他掌握了一門樂器，以及通過親自演奏曲目所感受到的對音樂表現的深層次理解。

试想，畫家會演奏樂器本就難得，連他畫中的模特也會彈奏樂器，則是低概率事件了。事實上，馬蒂斯於一九二〇——一九二七年間最偏愛的模特，同時出現在《鋼琴課》和《鋼琴家與棋手》兩幅作品中的亨麗埃特夫人（Henriette Darricarrère）便能熟練演奏鋼琴和小提琴。建立在畫家和模特都會演奏樂器的前提下，我們可以得出結論，馬蒂斯在畫作中對模特的要求並非是單純是優坐在鋼琴前靜止端坐的「擺設」，而是試圖真實記錄下她在演奏過程中的動態肢體語言，並輔以他喜愛的室內裝飾圖案加以烘托渲染。正如他本人所言：「我的模特以及人體，永遠不會僅是室內畫的附加部分，而是我主題創作的核心。」痴迷於圖案之美的馬蒂斯，將牆紙、掛毯、桌布、絲綢、花飾甚至花瓶等裝飾物都被他用點點斑斑表現在上述五幅室內音樂主題作品中。而出於他本人對音樂那份發自內心的熱愛，模特所演奏的樂器早已不是為了入畫刻意擺放的裝飾品，而是為凸顯畫作主題所無法替代的媒介。

馬蒂斯作品《鋼琴課》



▲馬蒂斯作品《鋼琴課》 作者供圖

四上「西柏坡」

徐貽聰



掐指算來，四十餘年間裏，曾經三次去過位於河北省平山縣的西柏坡，每次都有不同的體會，得到新的激勵，感受到深深洗禮的歡愉。今年「五·一」以後，同一些老朋友、年輕人再上這個小村莊，應該是第四次了，依然有新的體會和感觸。這個小村莊真的很神奇。

依稀記得，我前三次去西柏坡，分別是在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中期、二十一世紀初始和胡錦濤總書記強調「西柏坡精神」之後不久，我確實感受到了三次之間的差異。在我的記憶中，第一次是「人聲沸騰」，第二次是「門庭冷落」，第三次是「人流如織」。不過，坦誠地說，我的虔誠敬重心情是始終如一。

雖然來過三次，但此次再訪依然如同首次，跟隨導遊員，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擠來擠去，首先沿主要參觀路線，走遍了「西柏坡」院內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劉少奇、任弼時等當時的主要領導人辦公和生活的地方，還有中央軍委的作戰室、防空洞和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的會址等處，隨後又在導遊員的引導下，觀看了西柏坡博物館，再次聆聽了關於「西柏坡」的由來背景及其歷史意義的詳細介紹。其間，還向導遊員詢問了一些細節問題，彌補了一些知識上的不足。

西柏坡不大，但名氣很響亮，因為從這裏發出的號令，徹底改變了中國；因為從這裏走出來的人群，建起了新的蓬天大廈；還因為從這裏培養出的精神，讓世人明白高瞻遠矚的道理，並深刻領會「而今邁步從頭越」飽含的真理。黃鐵同志「新中國從這裏走來」的題字，完整、深刻地道出了「西柏坡」對於現代中國的重大意義。

在幾次往訪期間，我逐漸地弄清楚了由兩個「敢於」（敢於鬥爭，敢於勝利）、兩個「善於」（善於破壞舊世界，善於建設新世界）、兩個「堅持」（堅持依靠

群眾，堅持團結統一）和兩個「務必」（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等主要內容構成的「西柏坡精神」和它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的理想、信念和宣導的行事方式，還感悟到背離這個精神必然會帶來的嚴重後果。

「最後的一尺布送去縫軍裝，最後的一粒糧送去當軍糧，最後的老棉被蓋在擔架上，最後的親骨肉含淚送戰場」，西柏坡的這首歌謠讓我在不斷地撫往思今中，感受到了人心向背的力量和結果。我沒有上過戰場，但在幼年時卻目睹過人民群眾在解放戰爭後期支援解放軍前線的真實場景。我的故鄉在蘇北中部，解放軍渡江戰役前夕，我目睹過由各種人流組成的運送武器彈藥、糧草和救護、收容的群眾隊伍，路經我的家鄉，如潮水般湧向長江北岸，連續多天日夜川流不息，至今猶在眼前。西柏坡的歌謠，讓我回想過去，同時讓我深思，讓我反省，更讓我思忖在今天的情勢下無可能重複過去的故事。當然，近些年來出現的實際變化，讓我理所當然地重新燃起了希望，大大地增強了信心。

幾度參觀中，人們都如實介紹到，如今的西柏坡其實是個「複製品」，是按照原樣，以一比一的比例，在原址上方近七十米海拔高的山坡上再建的新村莊，因為一九五八年修建水庫時需將原址淹沒。這讓我想到，應該注重歷史，注重、保護和善待文物。重建是保護的一種方式。但凡可以被確定為文物的建築，抑或物件，都必須認真予以保護，不應該有任何疏忽大意。當年對西柏坡的關注和重建，「依樣畫葫蘆」地將一個偌大村莊再建了起來，體現的正是對歷史文物的高度重視。试想，如果不是「未雨綢繆」，沒有以完整的方式將「西柏坡」按原樣保留下來，如何能向後人交代歷史！作為個人，我真的要深切感謝當時的決策人和施工人員，讓今天的我們和以後的世世代代得以了解歷史，認識歷史，弘揚歷史。

我深信，「西柏坡」將永存於史，「西柏坡精神」會永放光芒。